

# 青灯下的烽火台

○ 麦学秋

水城的夜深了。聊城在大运河微澜的呼吸里缓缓沉入梦乡，唯有范景华老师书房的那盏灯，还亮着。温润的光晕透过窗棂，像一枚珍藏多年的旧玉，镶嵌在这座千年古城的沉默里。窗内，他伏在书案前，鼻梁上的眼镜承着光，镜片后，是一双正与三百年前的光阴对视的眼睛。书案上摊开的，正是康熙五十六年《堂邑县志》的影印稿，纸页已经泛黄，脆如蝉翼，仿佛一触就会碎为时间的粉末。

这已不是简单的文字校对，而是一场对过往的凝望。

“堂邑”——这个熟悉的名字，在人们的舌尖轻轻一滚，便带出了春秋战国的烟尘。那个曾书写在《左传》竹简上的“棠”字，原是一树棠梨，是召公伯勤政爱民、在棠树下听讼决狱的遗泽。从“棠”到“堂”，一字之易，隋开皇六年（公元586年）开始设置堂邑县，跨越1300多年的县治春秋，直到1956年，它才好比汇入大海的溪流，将自己的姓名隐入中国历史的版图。一个存在了如此之久的县级行政机构，怎能任其历史记忆在鲁西的风中飘零？研究它，便是为这片已经消逝的故土，重塑一座文字的历史碑林。

范景华老师的指尖拂过那些竖排的繁体字。他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棠梨的花开花落，是县衙和文庙的晨钟暮鼓，是堂邑县城市

井的炊烟，更是无数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、辛苦劳作以及歌与哭的生动场景。这项工作，是神圣的，但也是寂寞的。它要求研究者要像一名耐心的考古学家，在凌乱文字的断层里细细梳理，却又需要怀着一颗诗人的心，去感知那尘埃之下，大地之上尚未完全冷却的体温。这便是历史文化研究者“青灯黄卷”的真意——那盏灯，照亮的不只是当下的书桌和案台，更是一条逆流而上的时光小船，悄悄地驶向那被湮没的彼岸。

这条为文明“守夜”的孤寂道路，并非范老师一人独行。在另一个书斋里，耿振军老师正进行着另一场更为曲折的寻觅。他的目光，聚焦在东昌府区五大名门望族之一的耿氏家族。他所要打捞的，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家族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脉和星光。

耿氏家族有进士五人，存世诗文集数部。这寥寥几个字的背后，是数年的艰苦跋涉与求索。耿明的《风云亭稿》、耿如杞的《世笃堂稿》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，还有耿章光字字泣血的《石头恨血》……这些名和号，在图书馆那些浩如烟海的目录中，或许只是一行不起眼的标记。但是想要亲手触摸到它们，将其从沉睡的历史长河中“唤醒”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严谨的眼光，更是一种近乎执拗的执着。

也许我能想象出那样的情景：耿振军老师或许正奔波于寻觅的路上，在充满樟脑与旧纸气息的秘籍室里，小心翼翼地翻开那部康熙四十五年的活字本《世笃堂稿》。指尖传来活字印刷特有的轻微凹凸感，那一刻，他触碰到的似乎不只是纸张，更是三百年前那位耿氏先人的心跳与叹息。一字一句辨认，一页一页整理，他把这些散落的珠玉细心串起，只为复原一部先人写就的、微观的中国文化史。这正是在践行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古训吧——只不过，这“绝学”并非高悬庙堂的玄理，而是深植一方水土的家族记忆与文采风流。

范景华老师在《堂邑县志》中守护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，耿振军老师则在《世笃堂稿》里打捞一脉相承的家族文脉。深夜的窗外万籁俱寂，唯有室内的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，如同春蚕食叶，将历史的桑叶，转化为文化的丝线。在每一夜的这一个时刻，每一张安静的书桌上绽放的灯光，都成了一座无声的烽火台，它们彼此眺望，用文明的星火，对抗着时光的漫漫长夜。

夜仍漫长。但这一盏盏灯下的凝望与追寻，让寂静的夜有了温度，也有了重量。那重量，来自一片土地不愿被遗忘的记忆，也来自一群守夜人安静而坚韧的凝视。

# 山楂的味道

○ 刘斌

食物是与时间讨价还价的一种方式。越是简单的滋味，往往封存着越复杂的时光密码。

前几天，亲戚院里的山楂成熟了，送来一箱新鲜山楂。我拿在手里，耐不住那红彤彤、鲜亮的诱惑，舌根下禁不住漫出酸水来。刚咬入口，两腮牙床便自然地酸胀起来，缕缕酸气在口腔里弥漫，细细咀嚼之下，竟又渐渐泛起丝丝甜意。正是这种酸中带甜、先酸后甜的味道，让吞咽的过程留下绵长而刺激的回味，叫人忍不住想再来一颗。

小小的山楂，滋味不止于此。切成片，晾干后用来炖肉，既能提鲜解腻，又能让肉质更加松软。打成酱，加冰糖熬煮，可以凝成软糕，直接吃或是冲水饮用，清凉滋润。它还是许多中药方剂里的“配伍”，能调和药味，增强药效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——父亲与孙家爷爷是忘年交，孙家爷爷是位老中医，那时六十多岁，清瘦，话少，常执一杆铜烟袋坐在太师椅上。每次随父亲去他诊所，我总爱在淡淡的草药香里，凑近那面墙似的药柜，拉开写有小楷“山楂”的抽屉，一边嚼着那干而不僵的山楂片，一边听大人们谈天说

地。那酸酸甜甜的滋味，在物质匮乏的年月里，在少年的我心中，也算得上珍贵的零嘴了。

其实后来才明白，父亲和孙家爷爷那些闲聊里，本就掺着生活的百般滋味。孙家爷爷的儿子名牌大学毕业，在大城市工作，孙辈们也懂事知礼。他行医济世，在十里八乡口碑很好。可眼见着儿媳一人在生产队挣工分，操持全家吃穿用度、人情往来，里外独自支撑，他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不过两人常互相宽慰：“慢慢过吧，总会好起来的。”这话就像我含着的山楂片，让日子多了一点甜意，少了几分酸涩，也像药方里配上山楂，冲淡了苦涩，添了几分平和。

后来，日子果然如他们所盼，慢慢好起来了。改革开放后，孙家也团圆了，可惜孙家爷爷没等到这一天。如今，他的孙辈已陆续退休，曾孙成了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，在摸爬滚打中尝遍酸甜，如今更多的是修身养性、投身公益。他还请人画了一幅《太爷爷行医图》，画中远景正是那一整面药柜，“山楂”“当归”“陈皮”等标签清晰可见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团圆。

山楂的滋味，也串在一支支冰糖葫芦上。从童年巷口叫卖的吆喝，到后来《冰糖葫芦》的歌谣，再到如今树荫下老两口分享一串的悠闲——流走的是岁月，沉淀的是故土家园的温度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山楂味酸甘，性微温，入脾、胃、肝经。在这个秋天，不妨细细品味它的滋味吧。带着它赠予的暖意与通达，走进寒冬，迎接下一个春天。



# 两个荸荠

○ 张晓燕

说来好笑，我曾因为吃荸荠挨过一次打。

那时候也就六七岁吧。有一天，妈妈随手给了我一毛钱——也许是上街买东西找的零钱，也许是卖家中破烂所得，总之，那一毛钱归我了。

钱刚揣进兜里没多大会儿，大门外传来了叫卖声。走出去一看，一个黑脸膛的中年人推着地排车，边走边吆喝：“卖荸荠了，卖荸荠了——”我好奇地张望，车子里随意堆着些褐红色的“小圆疙瘩”，是从没见过的东西。他看见我，随口问：“小孩，买荸荠不？可好吃了。”我低下头，小声问：“一毛钱能买吗？”中年人把车子一停：“能，给你两个。”于是，那一毛钱还没焐热，就跑到了别人手里。现在想想也真有趣，两个荸荠人家也卖。

荸荠皮紧贴着肉，实在难剥。等把皮剥完，果肉也剩不了多少了。两个荸荠很快下了肚，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，还没尝出什么味儿，就没了，只留下满手斑驳的荸荠皮。

忘了是我主动说，还是妈妈问起的，总之她知道了买荸荠的事。接着我就挨了打——脸被拧了两下，我哇哇大哭了一场。常言说“记吃不记打”，这次我既记住了吃，更记住了打。

挨打的理由是“不该乱花钱”。在妈妈看来，买纸笔、练习本甚至故事书才是正当的，买吃的浪费。尤其是，刚把钱给我，转身就花掉，现在就这样大手大脚，长大了还了得！我不敢辩解，心里却是不服气的：那一毛钱既然给了我，就是我的了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才对啊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去赶集，看见卖荸荠的，我就向她提起了这件事。妈妈已经想不起来了，甚至不相信她因此打过我。

虽然当时哭得非常委屈，但我每次说起这事，都忍不住想笑。我没错，妈妈也没错，一切都只是因为——那时候的日子，过得实在太紧巴了！